

诗化语言与悲剧留白：《边城》翠翠形象的建构艺术

蔡思佳，武子璇*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30日

摘要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塑造了翠翠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寄托了他的乡土理想，展现他笔下湘西世界的人性光辉与命运无奈。本文立足文本语言细读，从诗化语言和悲剧留白两个维度，探究翠翠形象的文本建构艺术。小说运用乡土化、意象化的语言赋予人物诗意美，又采用含蓄克制的留白将悲剧性隐于日常叙事之中。二者相互作用，使翠翠形象兼具真善美与悲剧命运，进而体现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审美追求。

关键词

诗化语言，悲剧留白，《边城》，翠翠形象

Poetic Language and Tragic Blankness: The Constructive Art of Cuicui's Character in *Border Town*

Sijia Cai, Zixuan Wu*

China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1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Abstract

Shen Congwen's novel *Border Town* constructs the iconic character Cui Cui, embodying his rural ideals and shows the humanistic brilliance and sense of fate's helplessness within the world of Western Hunan depicted in his writing.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language, examining the textual constructive art of the Cui Cui's character from two dimensions: poetic language and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蔡思佳，武子璇. 诗化语言与悲剧留白：《边城》翠翠形象的建构艺术[J]. 国学, 2026, 14(5): 1199-1203.
DOI: 10.12677/cnc.2026.145168

tragic blankness. The novel utilized a rustic and imagination language to endow the characters with poetic beauty, while employing subtle and restrained ellipsis to conceal the tragic elements in daily narrativ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endows the character of Cui Cui with both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s well as tragic destiny, and further reflects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Shen Congwen's prosified novels.

Keywords

Poetic Language, Tragic Blankness, *Border Town*, The Character of Cuicu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边城》作为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以细腻的笔触构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翠翠形象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人物气质与命运是作者独特语言下的产物,既呈现了一个纯真湘西少女的真实写照,也是沈从文对抗现代文明、供奉“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理想载体[1]。沈从文以湘西乡土语言表达为基底,大量融入自然意象,营造出温润冲淡的诗性氛围,孕育出翠翠天真烂漫的诗意气质,但这份诗意背后,又隐藏着命运的无可奈何。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人物的痛苦与呐喊,而是通过叙事留白,把悲剧藏在平静文字之下,娓娓道来。

基于此,本文以诗化语言和悲剧留白入手,分析沈从文如何从语言和叙事两个方面完成翠翠形象的建构,分析诗意美与悲剧内核如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共存,进而理解《边城》散文化书写的独特艺术价值。

2. 诗化语言: 乡土自然浸润下诗意美的呈现

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的翠翠,是自然与乡土滋养出的纯净形象,他依托湘西乡土性的语言,将人物融于自然山水之中,没有刻意雕琢美化,而是让美好诗意从文字语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呈现原生态的、未经世俗污染的状态。

边城之“边”,是地理位置偏远、远离繁华都市的乡土世界;是保留传承的淳朴民风、古老习俗;是在山水景色中孕育的纯真善良的生命形态。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为翠翠附上了独特的湘西色彩。

在沈从文的笔下,景物不仅是环境的铺垫,更是塑造翠翠人物形象的语言手段。小说中介绍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没有华丽的辞藻、精心的雕饰,全部是平实朴素的白描。作者没有直接写翠翠的纯真善良,而是将她置于自然之中,肤色是风日养的、眸色是青山绿水给的,湘西自然万物塑造了翠翠的形象。“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翠翠’”,就连名字都源于湘西山水派生的一抹颜色。翠翠的“翠”,也是湘西自然世界碧绿的竹、清澈的水、苍翠的山山的翠色。山水滋养她,她也成为山水的一部分,这种物人相融的诗化语言,让人感受到翠翠清新纯洁的天然诗意。

除了外在形象,小说也常借助自然事物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想见傩送时,翠翠会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清浪滩呢”;送傩送回家时,翠翠“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很自负地

拉着那条横缆,把船慢慢拉过对岸去”;看见傩送时,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翠翠的言行举止都在反映着她情窦初开时的单纯、娇羞[2]。作者不直抒爱慕,而是将少女心事寄托在滩涂、行船、山野生灵等带有乡土气息的事物中,暗示情思,让爱恋融于边城山水。意象派诗人、评论家庞德在论及意象产生时讲到“情感力量产生意象”[3],《边城》中“虎耳草”这一意象就随翠翠和傩送的情感而生。文中多次出现“虎耳草”都伴随着歌声,而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歌声是用来传情的,虎耳草和歌声传来了傩送对翠翠真挚的爱意,于是有了翠翠“摘了一大把虎耳草”的回应。用“虎耳草”的意象将翠翠朦胧的纯洁羞怯形象具象化,带有古典诗歌的美感[4]。不写少女内心汹涌的悸动,而是将朦胧的欢喜、羞涩与缥缈的歌声、梦境相勾连,展现翠翠单纯天真的气质。文字不放大翠翠的爱恨悲欢,而是以湘西自然万物作为外化载体,语言始终冲淡舒缓,将情意藏在自然风物背后。

这种诗化的语言写法,让山水语言、自然语言与翠翠的人物语言相依相生,达到人景合一的诗意效果,“景语皆人语”。

3. 悲剧留白: 错位叙事下传递的命运悲哀

在翠翠充满诗意的形象背后,是其深沉的悲剧性,“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5]。这种悲剧性并非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善恶冲突,而是源于叙事的留白,让至纯至善之人在留白中走向不可挽回的错位与遗憾,呈现出含蓄绵长、沁入人心的悲剧宿命。正如沈从文自己对《边城》的解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6]。他以克制的叙事让淡淡的悲哀感弥漫于故事中,让空白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效果[7]。

对话的留白使沟通有了天然屏障,沈从文多采取碎片化、模糊化的语言,人物的欲言又止、沉默回避形成叙事留白。当爷爷提起傩送:“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让人无法确定她的想法与心意。祖孙间的对话:“翠翠,想什么?”“在看水鸭子打架!”,翠翠答非所问,其实确实在想些什么,但是没有告诉祖父,对话间生成空白、导致错位,为后文祖父错点鸳鸯谱,埋下伏笔。[8]翠翠和傩送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很少,两个人在这样一个奉行含蓄为美的社会中,将自己的情感藏匿,最终失去了互诉心意的机会。大量为说出口的话带来了为明写的痛苦,让我们看见翠翠被动、懵懂、无奈的悲剧命运。

沈从文擅长含蓄表达人物心理,心理描写的克制表达放大了悲剧性,使读者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听了二老唱情歌后,用虚无缥缈的梦境含蓄表达内心感受,“虎耳草”代表心中情愫,当爷爷问翠翠得了多少鞭笋时,“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的虎尾草。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两颊绯红跑了。”体现她对傩送的情思,但摘虎耳草导致错过了和傩送的会面,使他误会翠翠,走向最终不可挽回的结局[9]。面对祖父突然的离世,小说没有浓墨重彩写翠翠的悲伤,写道:“翠翠于是大哭起来”“家中人出出进进,翠翠只坐在灶边矮凳上呜呜地哭着”留白人物内心巨大的悲痛,进行客观的陈述,通过语言上的节制,让悲剧性更有重量。命运弹指间,翠翠彻底失去亲情的庇护,变得孤苦无依、孤立无援。

结尾的开放式书写是留白叙事最突出的表现。“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到此结束,没有圆满的大团圆也没有彻底地毁灭,时间的不可控、未来的不确定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物的悲剧力量,翠翠被悬置于一个没有答案的当下。

沈从文的留白笔法不仅写翠翠,也写了周围人的命运,侧面烘托全书的悲剧氛围。天保落水而亡,回避了惨烈的细节描写,在对话转述中呈现结局;杨马兵想到自己年轻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咀来对翠翠

母亲唱歌”简洁优美的文字描摹出模糊的昔年旧事；老船夫在雷雨之夜离世，悄无声息却将悲痛有力地升华。个体的痛苦层层叠加，哀伤弥漫在整个茶峒古镇。

依旧是青山、流水、月色这些优美的湘西景物，却包裹着人物命运的悲凉。美好的语言外壳之下，是无法挣脱的命运困境，诗意美与悲剧性相互缠绕，共同完成翠翠完整的形象建构。美为悲铺垫，悲为美升华，这种美与悲的辩证统一，赋予了翠翠这个形象更丰富的质感与重量，让翠翠之美多了一份沉郁的深度与绵长的余韵，更加深沉[10]。

4. 诗化语言与悲剧留白的交融：翠翠形象的完整构建

沈从文说：“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总不能令人愉快”，但是“美丽总使人忧愁”[11]。通过作者特殊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塑造出翠翠“美丽的忧愁”的形象，她身上兼具诗意之美与命运之悲，体现“美”“哀”共生的美学品格。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2]，沈从文始终以山水风物、动作白描和含蓄对话塑造翠翠的形象，让人物与自然生态相融合，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将美好纯粹的品质发挥到了极致，却又让美好形象残缺、破碎。翠翠的美越是纯粹，她的悲就更令人惋惜与遗憾。例如“虎耳草”的梦境，在梦中是自由有趣的，但是醒来只剩“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的失落和迷茫。最美的时刻转瞬即逝，甜美的梦境预示着清醒的现实，没有大力描写醒来后翠翠的情绪，只是用“不知道交给谁去了”轻轻带过。在沈从文的散文化叙事中，没有情节的激烈冲突、高潮的猛烈爆发，只是在平静中渗透，传递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哀伤。

虽然“弱叙事”的故事结构和诗化的语言让悲剧的冲击力被削减[13]，但留白的叙事让悲剧更有厚度和重量。小说末章写到“凡是翠翠不明白的，如今全明白了。”可是为时已晚，美好的人性无法获得圆满的归宿，平淡的文字书写无声的宿命，展现美好人性在世事、命运面前的渺小与脆弱，体现沈从文对湘西世界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深深眷恋，也折射出他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美的消逝的隐忧，将传统乡土文明必然消逝的哀歌隐藏在清新的牧歌之下。

5. 结语

通过冲淡素雅的语言和留白叙事的层层铺展，翠翠形象同时承载着美和悲，让人沉醉于世外桃源的美好，又隐约感到沉郁的悲凉。这种美与悲交织的双重奏，是作者语言艺术的审美产物，这种“美悲相融，淡语深旨”的散文化书写，构建了翠翠形象丰富的审美层次，将立体饱满的人物赋予永恒的魅力，也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悲剧诗学风格与小说审美追求。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邵华强, 凌宇, 编. 沈从文文集(第11卷).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44.
- [2] 裴昱. 沈从文《边城》中的亲情、乡情与爱情[J]. 文学教育(上), 2022(1): 24-26.
- [3] 黄晋凯, 等, 编. 关于意象主义[M]//黄晋凯, 等, 编. 象征主义·意象派.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146.
- [4] 孙欢.《边城》虎耳草意象分析[J]. 知音励志, 2017(10): 162.
- [5] 汪曾祺. 又读《边城》[M]//邓九平, 编.《汪曾祺全集》第5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445.
- [6] 沈从文. 水云[M]//张兆和, 编. 沈从文全集(第12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111.
- [7] 邓琼. 小议《边城》的“留白”笔法[J]. 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 27-30.
- [8] 赵慧玲. 浅析《边城》的几处留白[J]. 中学语文, 2018(30): 67-68.
- [9] 代苗雪.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空白[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8(2): 80-84.
- [10] 叶若晗.《边城》的悲剧色彩分析——以翠翠的爱情为例[J]. 汉字文化, 2025(6): 78-80.

- [11] 沈从文. 水云[M]//张兆和, 编. 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107.
- [12] 鲁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M]//鲁迅全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03.
- [13] 甘凌博. 诗意的哀歌: 试析《边城》审美意境建构[J]. 汉字文化, 2019(14): 61-62.